

語堂雜感選集

林 栩 槐 選 譯

香 港 滙 通 書 店 印 行

◁ 版權所有 ▷

語堂雜感選集

選 譯 者

林 栩 槐

出版・發行

滙 通 書 店

香港威靈頓街 106 號四樓

電話：四四三五四三

承 印 者

誠 泰 印 務 公 司

北角英皇道 653 號十四樓

電話：712713 708224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一九六六年四月出版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全套共拾冊 定價 H.K. \$ 14.00

膠套盒裝・分冊選購

× × × × × × ×

冒險記.....	1.80	絕命書.....	1.20
最後一案.....	1.30	火裏秘密.....	1.10
公子失蹤.....	1.10	兩把鑰匙.....	1.10
四簽名.....	1.60	恐怖谷.....	1.90
古屋怪犬.....	1.50	血字的研究.....	1.40

福爾摩斯探案，誰都知道一部舉世聞名的偵探小說，它底故事和佈局的千變萬化與出神入妙，簡直使全世界的讀者們着了魔。

福爾摩斯，雖然是作者柯南道爾醫生筆下的一個幻想人物，但全世界讀者們都信有其人，而所謂『華生醫生』的筆記敘述，也好像有其事一樣，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 滙 通 書 店 出 版 ・

目次

導言·····	一
中國人和日本人·····	一
我對美國喜歡些什麼·····	八
莫把柳枝摧·····	一四
迷人的北平·····	二二
上海的頌歌·····	二九
影戲院中流淚·····	三二
米老鼠·····	三五
買鳥·····	三九
我的書齋·····	四六
一個吃素人的自白·····	四九
裸體運動·····	五二
搬場·····	五五

怎樣慶祝大除夕·····	五七
我的家僮阿鳳·····	六二
中國有臭蟲嗎·····	六六
訃文·····	六九
我犯了殺人罪·····	七二
安徽遊記·····	七五
春來了·····	七八
叩頭的柔軟運動·····	八三
孔夫子雨中吟歌·····	八六
苦力的神秘·····	八九
乞丐·····	九三
月的清算·····	九六
狗肉將軍·····	九九
舊官僚·····	一〇二
我愛和女人談話·····	一〇六
婦女將統治世界嗎·····	一〇八

掘金姑娘·····	一一五
旅途隨筆·····	一一八
中國語文裏性的象徵·····	一二三
杭州的和尙·····	一二六
天目山上的和尙·····	一三〇
蕭伯納在上海·····	一三四
暑期讀物的新貢獻·····	一三九
印刷術發明的五百週年·····	一四三
洋涇浜英語和基本英語·····	一四八
還債的驢子·····	一五七
真的威脅：不是炸彈，而是思想·····	一六二

中國人和日本人

在遠東中日之間，顯明地啓示着中日間岐異的是些什麼？假使我們要預言在中日的戲劇中，將來有着如何的發展，那必須先求明瞭他們中的不同點。

中日是同一的種族，也不能用某幾種標籤或公式分離他們的一切。種族上的特性，也是一種極度混雜着的物質。有時候即使在同一的民族中，也可找出相反的特性；因為這種特性，是產生在同一或不同時期中的民族史上不同支流的影響。

其中最主要的現象，曾使我迷惑了許多時，那便是中國人和日本人間不同的氣象；他們有一種幽默文學的原始典型（「理髮談」和「洗澡談」）那比之中國人，雖非優越却也可喜。而如今日本人在行爲上，和民族生活上，似乎不及德國人那樣的幽默——他們是太粗陋了，遲鈍了，拙笨的論理和無希望的官僚化。反之，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種幽默本質的人民，而如今在他們古典文學中，這種靜默的微笑，和怕癢般的大笑也似乎是罕有的。

所以，我們要在同一民族中，發見矛盾和不一致，無疑地應在這些事例中歸原於文字上的傳述。不過所困難的，却是由於細察之下，事情常不是十分的簡單。正如想像到清教主義的家，是由哈佛所代表的寬洪學派自由生長一樣的情形。

讓我們觀察中國人和日本人種族上的特性，而探究他們不同點和類同點在那裏。因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不同點，也足使他們成爲不睦的鄰居：因其類同點也足以加強他們內心相互的厭惡，正如美國人和英國人，憎惡着相互間有這樣相似的地方。但這正是生活上的美麗處處在不同中，找到類同，在平凡中見到豐富，那是一種特點。不僅日本人和我們種族上有關；甚至日本人的語言，也不屬於印度支那系的。

先讓我們指出這兩民族間類似的地方。許多易於窺見的文化外表上，日本人和中國人是相同的。因爲日本完全是由中國的聰明所發生的。上溯到近代日本文化的整個結構，在本質上是屬於中國和由中國所輸入的。

中國給於日本的：像陶器，繪畫，蠶絲，漆器，印刷，文字，銅幣，紙窗，燈籠，爆竹，佛教的禪學，宋儒的理學，孔子的王道，唐時，吃茶的藝術，喝泉水，種花，涼亭，和花園中的假石山。中國還給予了日本許多的民族節：譬如，正月半，七月七，和九月重陽。我是不很熟悉這些的，但的確中國曾教導了日本人如何愛好螢火蟲。

中國也確曾教導日本怎樣去訓練優良的主婦，灌輸給他們更多的禮節，更多的柔和，和更多的忘却自己的專誠。只有一件東西中國是不能教他們，而日本也不能學的，那便是道教「無爲」哲學的微妙。在日本人中他們沒有道教的血統，在教育上說，要想對於一個人教導他素來沒有的本質，那也是徒然的。因這樣的結果，產生出中國人和日

本人間的差異，日本人是至善論者，而中國人是聽天由命的民族。由於隱具了這樣的不同的點，於是相差也很遠大了，尤其是在工業興盛的時代。

在過去，日本人從中國學到的某種東西，確是做得很好，而其餘的却不行。在他們整個發展史中，他們從沒有產生過一個哲學家，但是在其他許多事情上，他們互相競爭着，却能超越他們的老師。在藝術方面，那是包括詩，畫，種花，和裝飾房屋，他們本質上是受有中國精神的融和，而這種精神，在中國却反遺忘了的。他們另外創造出了自己的作風和派別。在東方藝術方面，日本人是他們自己的方法，而超越了他們的老師。

在幽默故事或筆記的發展中，我是早已說過的，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模樣是毫無關連的，他們創造了獨立的個性，譬如，在遊記中有一篇寫一個浪人從轎子的坐褥下偷取一串錢，一聲不響地藏在袖中，然後泰然地拿出來給他朋友付茶資。

這種幽默也可在日本人的諷刺卡通中見到的，其中他們有八百年來各種很豐富的傳說，他們也有許多應用在木刻中，這些諷刺筆記和木刻中的情感，仍是對於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普通行爲的一種銳敏的情感。——一對下棋的人專心一致下棋時，有個頑童，把東西放在他們的頭上，而毫不覺察；或是一個可憐的教師，被校中孩子在遊戲時，用皮球蹴在他頭上臉部表情。這些故事是日本藝術家所愛好的，而在這些藝術中，表顯出

他們比中國藝術家更來得中國化了。

當日本人對我們所有的一切已有這樣明瞭的感覺，在表現上也有這樣的好成績時，我怎樣不對日本人的藝術，感覺和詩意情緒，來表示頌揚呢？第一，他們已知道簡單的美觀，在日本人的內心也已很好的感到，依照中國人的「窗明几靜」的理想，而在他們在清淨無漆的木面的單純愉快中，也可以覺得了。

假使要我在幾句話中來說明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不同點，那我當說日本人缺乏理性的精神，宏博的觀點，和平主義，和中國人的民主性，這些特性是連貫在一起的，日本人對於他們的天皇和政府，比中國人更忠誠。在生活中也更得到較多的訓練，更多的決心，和更多的禮貌。日本人是忙碌的，不過中國人較為聰明些。

也許有人以為我是中國人，所以有這樣的意見，但是我覺得當你要找尋其淵源和創造力時，——這是一個偉大民族文化工作的最後鑑別點——那對日本人的記載，一定要使你失望的。不論怎樣，淵源和創造力，決不能因為民族的前進所能獲得。誠然這世界上都充滿着沒有淵源和沒有創造力的人民，他們都能暢行無阻。這是我所說到文化的華麗方面。在藝術上，也出現了這種的現象，日本人的東西，多數都是美好，但華麗的却只是少數。日本人自己也知道精細，一種島國狹意的精細。他們也許比其他民族更多知道，這縮影的美麗和細小，輕便，靈巧的優點，但是我仍要找尋對於神秘淵源的

感覺，和在他們藝術上的宏大。我所有一般的印象，總以為每一件的事物，也正如他們的一切一樣，輕便和不穩固。

「理性的精神」這個名詞中，是否可以解釋和發現所說的不同點呢？說不定是可能的。日本人的好戰精神，日本人的決心，日本人對於天皇瘋狂般的忠誠，和日本人強調着民族的主人翁，都可視之為缺乏理性的精神的表現。沒有一個人願意理性的好戰；沒有一個人能理性的堅決；更沒有一個人會理性的狂熱的。

但中國人是太理性得不能好戰，太理性得不能堅決，太理性得不能選擇任何一個地方使其狂熱，和太理性得不可能成其完美。任何爭辯中的最後訴說，總是說：「這是有道理的嗎？」那承認為無理的一方，是已被輕視而失敗了。

這種理性精神，譬如，中國人的體節，中國人對於女人專制態度。中國人在他們交際時認為應有高超的禮節，但這種假定是很錯誤的，那是由於外國人對中國人稱呼的套語中推演出的誇大觀念，而這套語對於中國人僅只是作為一種套語，此外是毫無意義的。

在我所知道的人民中，中國人其實是最自由的了——所謂最自由，是因為最能樂天知命。他們厭惡着日本人飲茶時的拘泥禮節，日本婦女仍在近代的女子中學中，學習怎樣的鞠躬和匍伏，正如今日想教中國的女子去鞠躬——這是非所逆料的！

中國人給予女人的地位較低，但是常見到一個日本丈夫帶了妓女回家，却要他的妻子服役和款待的事，在日本妻子因為已成慣常而肯榮譽地做着，但在中國人，至少要認為是不合理性的了。中國的婦女也決不用不同的自卑稱呼，像日本婦女對男子的稱呼時所用的，甚至連日本母親稱呼兒子時的稱呼也沒有。

所以這種服從制度：像女人對男人，平民對貴族，臣民對天皇，在日本是臻於極端而在中國却從未有過。日本人民對於天皇的崇拜，在中國人是不可能，且目之為瘋狂主義，這種瘋狂主義，無疑地為使成為民族強國的能力，但是，結果，也會可能地使思想缺乏。日本發展着武士階級，那中國却沒有的。因此即使中國在專制政體時代，而精神的本質也是民主化的。

不管什麼二千年的歷史，多少次的變更政體，而日本總只有一個連續不斷的王朝，在中國却已在二十朝以上，這豈非奇事嗎？日本的君王是具有半神道色彩的，中國人却不能接受這樣的色彩，中國的歷史家，推究出一條學說，說天子受命於天，暴君人人得而誅之，而反暴易亂的權力也顯然高揭了，這在日本，將被視為「危險的思想」了。

不久以前，一個日本大學政治學的教授，發表一篇文字：題目是民族創造和內閣的危機，說及「天皇只是國家的一員而非國家的自身。」我記得這教授後來終於撤回了他的論文才告無事。但這種思想，在中國人的心中是隨時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都可以解釋日本因何有較大團結力，而成一民族的重要說明，無疑地這樣可使日本成爲一個較有秩序和較有紀律的民族。但試把這種團結的利益和紀律去告訴中國時，他們將都一笑置之哩；但日本的突然成爲世界強國，決不是偶然的。民族的團結，人民的紀律，組織力，模仿力，武士的精神，和耐苦的偉大力量——這些都是偉大的特性。爲要顯示日本的真實力量，用每年書籍的產量實在是再適當的，日本書籍的生產量已超過了美國和英國，而僅遜於德國和蘇聯。

不過缺乏「理性精神」，圓熟，技巧，和自我批評，對於近代的日本也確很是危險的。日本已「誇大正步」地走向民族的前列，但是「誇大正步」在舉步時是極端疲憊的，而這種「誇大正步」如果沒有思想的基礎，危險性也並不小。

日本已無疑地達到了前列。牠所以能到達前列的原因，以我的主觀來說，也由於單純的個性力量。明治維新由於「誇大正步」的步驟，使日本成爲近代的國家，把近代的武器，工業，科學，和軍隊，加在原有尙武，忠君，封建社會的民族精神的島國狹小人民的手中，成功是顯然的了。

日本鯨吞了整個歐西的文化，它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崇尚武力，都毫不思索地加在封建社會的上面。這樣使其文化成爲一種機械式，不靈活而又不近人情的性質。這種機械式，不靈活，不近人情的性質，可在嚴守日本習慣的官吏，和警察中

見得到，他們在自負夢想的軍隊和日本向全世界挑戰式外交的運用中見得到。

我確信這種「傲不講理」的精神，常會給老成的政治家痛心的。也由於日本這樣的態度，使外交陷於孤立的地位，而致找尋法西斯的德意志來同盟，這多少是使自己有些驚惶了。我所指出由於缺乏機智的結果的表現，實在軍隊的崇尚武力不一定能獲得美滿的結果。

我說到日本人已失去了「武士道」和值得讚美的武俠精神。實在感得不快，我願望日本人應有更多的機智不但要抑制對中國的一種惡感，而這種情緒的形成：也全由自己的行為所招致。

中日間的最後和睦，是可以相像和預料的，只有在日本政府在文化領袖的勢力超越了軍人的時候。否則，即使以世界上最優良的戰爭機械也拯救不了日本這樣反自然律的戰爭。

我對美國喜歡些什麼？

一有人會一勞永逸地把它們適當地寫在紙上，那至少可拿來預備作為給一個外國作家所詢問的答語。

說不定這裏所說的喜歡和不喜歡都是錯誤的。也許在這裏住久以後，會把自己的意

見修正，或者甚至把不喜歡改成喜歡了，而把喜歡的變做不喜歡。這些比較成熟的判斷，在我的思想上，都是很少價值。也將不能重佔這初次的新衝動所得的感覺。這些初次的印象和情感，迷亂，和新奇的驚異。我更不需要心裏學人家告訴我那種習慣估量法——人類的心神，是適合於輕視不調和的。往往在一次過程中成了慣常，結果對於任何的東西都認為合理和慣常。

而且我並不想證實我的喜歡和不喜歡的原因本來個人的喜歡和不喜歡不必一定要說出什麼理由來的。這裏所說的只是個人愛好與否。我喜歡某種東西，因為我喜歡牠，我偏愛的理由，只有拿因為了我喜歡來回答任何的問句。

好了！那末，我對於美國所喜歡和不喜歡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是僅想把美國人的坦白和言論自由的原則來說明一切。）

在紐約我所最喜歡的是中央公園的花崗石，正如在高山頂所能找到的那樣崢嶸優美，其次是具有美妙和清潔的松鼠；第三是這裏的男女們和我一樣享受這些小松鼠施予的愉快。不過我猜想那裏是沒有人，會同我一樣的享受這些石塊的所給予愉快——靜默，不變的石塊的愉快的。

我也喜歡香腸麵包，但我却不喜歡同我一塊在吃這些東西的同伴。我最喜歡喝一杯蕃茄汁，但我却憎惡飲這蕃茄汁時放在周圍的酒瓶，阿司匹靈匣子，浴盆，海綿，藥水

注射器，電爐，牙刷，牙膏和洗刷等等東西。

我喜歡吃在路易和亞門的餐室地下室中的生芹菜和甘露西瓜。當我停留在轉動的桌上時，我不是一個偽飾的饕餮家對於帶着宗教氣味的實物也不覺得什麼光耀，我只是個不關心的流浪者，但也正是一個紐約的勤勉工作人。不過假使要我像暴通紳士們那樣吃了大餐以後，要打呵欠和伸懶腰，那我將從桌上跌下來了。

我對於無線電，除了節目的，我也喜歡其他的一切。我驚奇着這是一個空前的機會，居然能在家中享受美好的音樂和娛樂。我深刻地讚美着神秘的電波，線圈，和真空管，而這具有電波線圈，和真空管的機械，會從空中把音樂收集起來；但是我對這由神秘的電波，線圈，和真空管所收集而來的音樂，却並不重視牠。美國有好音樂的收集器，但音樂却是壞的。

我十分奇異，在這完美的成就裏，而歐洲音樂的富麗店鋪都停留在不進步中。我只對於售貨員的報告具有愛好的意念，那是節目中的最好部分。

我愛蒲彭克梨的甘美，和美國蘋果的芳芬。我憎惡稀薄的蛤子羹；而柔和的催眠曲和美國大學生用柔語低唱的情歌，更使人討厭。

我愛美國富麗的菊花，那正和在中國的一樣可愛，在第五街花舖中各種的蘭花，也令人喜歡；但我却痛恨，排列着的花球，牠們都缺乏韻律的生氣和玄妙的對比。

我愛孩子們在公園中遊玩時的高聲歡笑，不怕齷齪，還有那些青年姑娘對於松鼠所發甜蜜的銳叫。我愛瞧青年母親純潔的臉，她們帶着小孩的搖籃車；單身的姑娘匍伏在地上，臉上只遮着一張報紙在小睡，這些都是生活美滿的享受，但是我最憎惡而不願瞧見到的，是一般男女躺在地上當衆親吻的情景在。

我愛司關的黑人，信差，和開電梯的僕人，他們不論在那裏動作，總是表現出尖銳的眼光和含羞的微笑，但我對於外表嚴肅的黑人，戴着白手套，套了鞋罩，在顯示他們的文雅時，却很覺可憐。

我喜歡新西蘭可愛婦人的微笑和美妙音調的說話，而憎惡那些在地道車中的人們，帶着上下運動他們的牙床，連任何烟味都嗅不出來。

我喜歡地道車，駛得很快，準備帶着人們到目的地去。但是我覺得慚愧的，是那些美好的姑娘們穿了高跟鞋，竟會用飛快的脚步追過我的前面。啊！神聖的摩西！她們到那裏去啊？

我愛着在地道車中早車的景象，這時男女女人眼眶四周的紋露，剛被甜蜜的睡眠，分配得十分均勻而在外表上又顯露着閃爍的光輝。但是在下午的車中，我時常覺得極度的不安適，這時大家的臉上的縐紋這樣顯明，目光又是這樣的遲鈍，臉色又是那麼的難看。